

1927年2月3日,农历正月初二,南京的江宁镇发生了地震。“上午11时至下午1时之间,有感两次”,此次地震清楚地记录在《江宁镇志》上。过一个多月,从广州来的北伐革命军攻克江宁镇,江宁镇是南京城的门户,又过两天,革命军攻入南京城。

今天很多南京市民弄不太明白江宁镇在什么地方,很容易误会,一不留神就理解成江宁区政府所在地东山。东山镇在南京主城东南方向,江宁镇在西南方向,两地相隔了三十多公里。人们说起自己住江宁,往往是说东山,与真正的江宁镇并无关系。

很多地名常把南京人搞糊涂,一个江宁,能写很多锦绣文章。有时候江宁就是大南京,有时候江

土耳其是个色彩斑斓,令人目炫神迷的国家。

5月31日花半天时间游览著名景点棉花堡,棉花堡作为土耳其必到的景点,中国游客太熟悉了,故恕不赘述。四年前石兄来到此地,当时能穿鞋登山,而现在为了保护这脆弱的雪白地表,游客一律赤足攀登,扶老携幼,艰难举步,场面甚为火爆。忆起中小学时代,沪上每逢暴雨便积水,为了爱惜鞋子,乃光脚趟水,怎料到数十年后,又重演这一幕,但脚疼的滋味实不好受,只得咬牙坚持之。登上山顶,四下眺望,一大片白色横亘在蓝色波涛间,真是鬼斧神工,壮观非凡。

从棉花堡出发,我们又折向爱琴海,一直向西南,数百公里后,到达接近土耳其最南端费特希耶不远处,地中海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巨大海湾,死海到了!

这里是土耳其死海,有别于约旦附近的死海,但共同点是:盐度极高,鱼类绝迹,寸草不生,因此海水澄澈,远胜夏威夷与巴厘岛,这里是土耳其国民知名休闲地,国外旅行社尤其是中国旅行社却极少安排。

迷人的蓝色绿色海水,金色沙滩,使我们尽情释放心情,连日疲惫为之一扫。自5月30日夜宿艾瓦洛克希腊裔小镇后,6月1日2日又连续到了另二个风情万种的海边小镇库萨达斯与费特希耶,窗外便是大海,游艇林立,欣赏爱琴海落日,又是旅客绝少光顾的,闲适与美景使我们流连忘返。但所谓乐极生悲,1日下午从以弗所出发,车行一荒凉所在,轮胎扎破,恰遇下雨,只得暂避一棚子,寻得一憨厚乡下汉子,求助,比划一番后找工具换备胎,付费给他,不收,我们硬塞,才腼腆收下。2日,才联系到租车公司办事处,换正胎。

在死海边“疯”了一回后,车折向东,一直在崇山峻岭中小心行进,这里地形很有意思,山水相连,山那边是海,浪涌处即山,相当险峻。200余公里后来到名城安塔利亚,安城系土耳其南部地中海东部之要津,倒也是旅游热点。老城区保留了众多奥斯曼风格之建筑,其特点为红色瓦顶,岩石外墙,有点类似捷克等东欧国家的中世纪小城,但更为粗犷,富于沧桑感,站在山顶眺望老城,一大片红色铺陈至海天相接处,胸中豪情,油然而生。

我23岁入党,那时我在上钢三厂的车队班工作,是车队长助理。

我的入党介绍人是我们班的党总支书记陈国元,记得那天我在鲜红的党旗下立下庄重的誓言后,他找我谈话:“你是三钢的储备力量,即便已经工作了也要不断学习,有没有信心把本科文凭读出来?这是党对你的第一个要求。”本科文凭对当时三校生毕业的我而言,似乎是很遥远的事,可我还是决定加入“高复”行列。

2001年,对三钢人来说是多舛的一段时间。三钢转制并入宝钢集团,减员和关停的阴云笼罩在三钢的上空,那时有个不成文的原则,就是尽可能把有能力再就业的35岁以下年轻人协调掉,把更多留厂机会给没有竞争力的高年龄职工。那年我25岁,配合班长把自己昔日的朋友、同事减完后,下一刀则轮到了自己。过程肯定是痛苦煎熬的,可当时我的冷静现在回忆起来还有一丝骄傲。作为党员,我没让领导做思想工作,就离开了培养我多年的三钢,党籍转到街道,踏上了再就业的道路。

屋漏偏逢连夜雨。失业后的第三个月父亲因病离开了我,当年的



现实生活

宁只代表郊区。都知道是在江南,浩瀚长江在这拐弯,由南往北,南京城位于江东,东左右西,又称江左。江东父老和江左风流,这些看上去有些历史褒奖的词,都可以是南京的称呼,唯一没发生名称变化的是江宁镇。

江宁可以代表南京,也可以是江宁县,是江宁区,当然更应该还是江宁镇。从字面分析,江宁两个字含义非常丰富。“宁”是太平的意思,北平的“平”,绥远的“绥”,同样都是被征服,都隐藏着血和泪。事实上,南京周围那些古镇,

土耳其是个色彩斑斓,令人目炫神迷的国家。

5月31日花半天时间游览著名景点棉花堡,棉花堡作为土耳其必到的景点,中国游客太熟悉了,故恕不赘述。四年前石兄来到此地,当时能穿鞋登山,而现在为了保护这脆弱的雪白地表,游客一律赤足攀登,扶老携幼,艰难举步,场面甚为火爆。忆起中小学时代,沪上每逢暴雨便积水,为了爱惜鞋子,乃光脚趟水,怎料到数十年后,又重演这一幕,但脚疼的滋味实不好受,只得咬牙坚持之。登上山顶,四下眺望,一大片白色横亘在蓝色波涛间,真是鬼斧神工,壮观非凡。

从棉花堡出发,我们又折向爱琴海,一直向西南,数百公里后,到达接近土耳其最南端费特希耶不远处,地中海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巨大海湾,死海到了!

这里是土耳其死海,有别于约旦附近的死海,但共同点是:盐度极高,鱼类绝迹,寸草不生,因此海水澄澈,远胜夏威夷与巴厘岛,这里是土耳其国民知名休闲地,国外旅行社尤其是中国旅行社却极少安排。

迷人的蓝色绿色海水,金色沙滩,使我们尽情释放心情,连日疲惫为之一扫。自5月30日夜宿艾瓦洛克希腊裔小镇后,6月1日2日又连续到了另二个风情万种的海边小镇库萨达斯与费特希耶,窗外便是大海,游艇林立,欣赏爱琴海落日,又是旅客绝少光顾的,闲适与美景使我们流连忘返。但所谓乐极生悲,1日下午从以弗所出发,车行一荒凉所在,轮胎扎破,恰遇下雨,只得暂避一棚子,寻得一憨厚乡下汉子,求助,比划一番后找工具换备胎,付费给他,不收,我们硬塞,才腼腆收下。2日,才联系到租车公司办事处,换正胎。

在死海边“疯”了一回后,车折向东,一直在崇山峻岭中小心行进,这里地形很有意思,山水相连,山那边是海,浪涌处即山,相当险峻。200余公里后来到名城安塔利亚,安城系土耳其南部地中海东部之要津,倒也是旅游热点。老城区保留了众多奥斯曼风格之建筑,其特点为红色瓦顶,岩石外墙,有点类似捷克等东欧国家的中世纪小城,但更为粗犷,富于沧桑感,站在山顶眺望老城,一大片红色铺陈至海天相接处,胸中豪情,油然而生。

我23岁入党,那时我在上钢三厂的车队班工作,是车队长助理。

我的入党介绍人是我们班的党总支书记陈国元,记得那天我在鲜红的党旗下立下庄重的誓言后,他找我谈话:“你是三钢的储备力量,即便已经工作了也要不断学习,有没有信心把本科文凭读出来?这是党对你的第一个要求。”本科文凭对当时三校生毕业的我而言,似乎是很遥远的事,可我还是决定加入“高复”行列。

2001年,对三钢人来说是多舛的一段时间。三钢转制并入宝钢集团,减员和关停的阴云笼罩在三钢的上空,那时有个不成文的原则,就是尽可能把有能力再就业的35岁以下年轻人协调掉,把更多留厂机会给没有竞争力的高年龄职工。那年我25岁,配合班长把自己昔日的朋友、同事减完后,下一刀则轮到了自己。过程肯定是痛苦煎熬的,可当时我的冷静现在回忆起来还有一丝骄傲。作为党员,我没让领导做思想工作,就离开了培养我多年的三钢,党籍转到街道,踏上了再就业的道路。

屋漏偏逢连夜雨。失业后的第三个月父亲因病离开了我,当年的

江宁镇的前世今生

叶兆言

江宁,秣陵,丹阳,还有胡熟,都曾有过县的编制。

古时候玩郡县制,税熟贡新,只要能收到人头税,都可以设县。形象地说,南京郊区有过好多县,它们一会分开一会合并。三国的东吴灭亡,征服者西晋改建业为秣陵县,同时分置临江县,县治就在今天的江宁镇,不久,临江又改为江宁,所谓“晋帝初通江南,以外江无事,宁静于此”,江宁之名从此开始。隋朝时,县衙衙门从江宁镇搬到朝天宫附近的冶城,一直延续到民国政府,南京成为首



青山帆影 (国画扇面) 李明耀

崇明荷文化节

陈炳元

有幸领略了在崇明绿华镇举办“荷文化节”的美丽风光,面对荷花精彩纷呈的画面,摇曳生娇的芳姿,醉人心魄的幽香,风情万种的体态,不禁心旷神怡,不是诗人,也要临风赋诗,对景长吟。试以旧瓶装新酒的办法,用一组七言绝句,记述崇明荷文化节的盛况。

蜻蜓的回访

曾记尖尖出水中,抢先停落戏东风。未知今日群芳美,处处娇妍处处红。

荷红滴雨

明珠跳跃翠盘盅,万绿丛中点点红。弱态生娇花带露,风情无限雨帘中。

太多的功利目的,只由着自己的爱好读书。从书本里体会到的安静和稳定,就如同我现在从事的公交车驾驶员工作。大概因为之前经历过的波折让我对于稳定看得很重,我喜欢现在可以安心工作,安心读书。如果说一定有目的,那也许是觉得自己安心在一线工作可以让很多公交的青年人感受到踏实的达成自己设定的目标,就是一种完全可以自主的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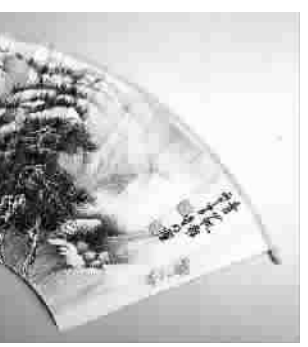
2016年,我竞聘到国际旅游度假区车队做驾驶员,还是在一线。在这个平均年龄只有35岁的团队中我成了年纪最大的一员,我把党员先锋岗和党员工作室带到了国际旅游度假区,在有新队员加入的时候,我就是他们的带教师傅,我依然鼓励他们多读书。也依然要面对他们的疑问。“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我们只有不断向外面的世界去学习,向自己的内心去寻找,才可能获得一种叫做进步的人生,这其中的幸福,我知道。

那本剪影集可见信念与初衷,明请看本栏。

都,县委整套班子才移往东山镇。

江宁镇已有一千七百多年历史,名字一直没变。当地老百姓最大的不乐意就是,县衙门既然设在东山,你不愿意回到江宁来,干脆叫东山县好了,干吗还非要占用人家的“江宁”。事实上,南京城里人也困惑,多少年来,江宁县和江宁镇,两个完全不同概念,都习惯简称“江宁”,你中有我,我却绝不等同于你。

2010年,南京有12个镇被确认为首批“千年古镇”,江宁镇排名第一,处于领衔位置。让江宁镇居民高兴的不是排名,是12个古镇中,房价最高人气最旺的东山镇榜上无名。仅此一点,多少可以让江宁镇释怀,毕竟让别人僭越名字已久,又没个地方可以说理。



青山帆影 (国画扇面) 李明耀

这段时间天气不是很晴朗,阳光柔柔的,偶尔有烈日,午后当太阳消失在高山后,气温也迅速下降,还是穿着厚棉衣,风仍旧寒冷刺骨,总体上比冬季好多了。

作画处的山腰上,有一土屋,房前屋后,树木疏密错落,其中有一棵杏树,三棵椿树,在三棵大椿树的顶端,枝干结实的地方,各有一个喜鹊硕大的巢。屋后右边树上的最大,用密密麻麻的枝条搭成,屋前树上的次之,屋后左边树上的最小。三个鹊巢,在叶落的季节,在天空的衬托下,老远就能望见。在屋后画的大画,在杏树和椿树之间,椿树生在山崖上难得的小平台,枝繁叶茂的时候,树姿挺拔,树冠随风

起舞,发出沙沙的声响。高高的杏树生长在一块巨石边,春天,杏花开时,绿叶几乎尚未生出,满树粉红色的小杏花,在蓝天下,在春风里,静静地绽放,若是遇到一夜的春雨,些许花瓣翩翩飞,挂着水珠,飘落树下石阶小径,晶莹晶莹,空气里弥漫着花儿清新的芬芳,还有泥土的气息,路过的时候,轻轻地落脚,沾起花瓣。

有一天早上,我坐在画前喝茶,观察画面,偶尔抬头,忽然从画后椿树枝干的空隙,看到一只喜鹊嘴上衔着段树枝,小脑袋机灵地左顾右盼,然后飞到鹊巢上,里面的一只喜鹊用嘴巴接过树枝,试着搭在巢里。稍后原先的喜鹊飞到屋前的鹊巢,在枝干上跳跃欢叫,用嘴巴把树干啄得梆梆响,站不稳时张开翅膀平衡身体,展现出隐藏的对称白翎,优美而醒目。它衔起巢中的枝条,飞到屋后左边的新巢,正摆放着,不慎把枝条掉落地上,鸟儿叫唤一声,逐枝飞落,转动身子,探头向下查看,似乎有些遗憾。喜鹊一年一次新巢,它搬树枝的那个也许是去年的巢。再抬头望时,一鹊用嘴巴熟练地调整枝条,要紧密牢固,果然是位建筑高手。另一鹊此时正直立枝头,身影修长,忽然两鹊飞起,在大山前比翼齐飞,鸣唱着,再回来时,各自衔来一段树枝。

作画于山林,安宁喜悦,孩童般的心灵。万物有情,来自心灵上的花朵,其芳香可令人一见如故。孩童用心灵思考和说话,一些事情,除非你变成了孩子,不然难以理解。大山是模特和导师,作画中不断

当微信里看到陈忠实去世的那天清早,惊得我把手机都给扔了。38年前的1978年,我去西安,在陕西省第一次文代会上认识了他,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叫他老陈,很难改口。老陈那时候还在他老家西安近郊灞桥区的一个人民公社当领导,业余写作。我印象中老陈当时刚好发表了一个小说,引起了全国文坛的关注。不过,那时老陈还不那么有名,写的也主要是一些短篇和散文。我也是在那次会上认识贾平凹的。那次会上,我还结识了陕西的另几位作家,杜鹏程、王汶石、魏钢焰、李若冰、贺抒玉、胡采。我还去西安军医大学医院看望了柳青。我感到陕西真是牛,竟然有这么多大作家。

从那以后,我们就一直联系着。那时候,没有电脑和手机,也没有电子邮件,基本上都是靠写信。老陈给我的信,像是书法作品一样,让我爱不释手。有一次,老陈和我说了个事。说的是陕西很早以前的一家庄活人的故事。我听了,觉得新鲜传神。我对老陈说,这不就是一个小说吗?那时的中国文学还大都集中在反思当中,还没有人会去回望那么久远的事。老陈把小说写好了寄给我,我一看拍案叫绝。这就是老陈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康家小院》。很多年过去了,老陈还一直记着这件事,对我说,要不是你鼓励我写,我还没真那么想呢。那是那时老陈写的最长的一个小说,有四万多字,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老陈写出了《白鹿原》。那时候,我在深圳,暂时脱离了文学编辑工作,可是我看了小说,还是给老陈写了信,激动无比。那个小说也是我的好友、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高贤均和何启治编辑的,我后来看到了他们找老陈的故事,说是高贤均和洪清波两个人去了老陈老家灞桥农村的小院子,因为天热,脱得就剩下个背心,两个人就在老陈家的小院子里坐在小板凳上把稿子看完的。贤均后来得了不治之症,先老陈而去。现在老陈又走了,我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好朋友就这样走了,心痛难言。

有一年,我们出版社在太湖搞了一个笔会,请了全国各地很多作家。我给老陈电话,江南这个地方最美的就是春天,更何况还有太湖,您一定要来。老陈答应了。我们一起在太湖边溜达,春风杨柳,河风拂煦。老陈说,哎呀,这个地方太好了,难怪人家都说江南好呢。结果溜达到一处歌房边,老陈提议进去看看,我本以为老陈对这些不感兴趣,却没想到,老陈拿起话筒来了一曲《梦驼铃》。老陈是除了陕西话什么话都不会的,结果歌里却分明是普通话,感觉有点怪,但是,唱得是完全出乎我的预料,震撼得很。第一次感觉老陈有点文学青年的劲儿。

老陈爱抽烟喝酒。老陈抽的那种土烟,大概也只有他们陕西才有,很冲。陕西还有一位,也是我的好友、评论家王愚也是爱抽这种烟的。我说老陈你要是真爱抽雪茄,我给你买好一点的。老陈一摆手,不用,就是这个好。老陈让我抽,把我呛得直咳嗽。巴老去世那一年,老陈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来上海,住在衡山路上的东亚酒店。晚上,我和修晓林一起去看他,结果老陈让我们陪他喝酒。我们就在那么豪华的酒店房间里推杯换盏,实际对我来说,几乎就是受罪。我劝老陈,烟酒不是好东西,还是戒了吧。后来,老陈真的把烟酒全都戒了。这时候,听他的嗓子似乎也干净了许多,脸色也红润了。真为他高兴。

2008年,我去了一次西安,老陈听说我来了,就一起吃饭。我那次想着再劝老陈一件事,就是希望他能写个自传,老陈跟我摆手,说,唉,那不行。我咋能写自传呢?我说了我的理由。老陈说,让我想想。后来老陈还是把我的意见听进去了,但是,写出来的文本却有些变化,《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一本创作谈。老陈之所以没有最后写自传或者回忆录,他自有他自己的理由。这件事到了今天让我尤其遗憾。2009年,这本书出版了,上海书展期间,我们把老陈请来上海,与上海的读者见面。老陈在上海图书馆作演讲时,很多听众尽管不能完全听懂老陈的陕西话,但是,大家都对这位朴实无华的大作家倍感敬佩。却没料到,那一次,竟然是老陈最后一次来上海,我们在一起最后一次欢聚。

发现着大自然的美妙与秩序。道家的老子曾说:放下所有和我走吧,跟我去往群山当中,走到群山中隐者的小屋里,去那儿过真正的生活,一种纯粹心灵上的生活,不朽的生活。

在山中多年,生活非常简单,时常维持最低的生命需求,粗茶淡饭,看四时风云朝暮,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面山作画,物我两忘,回归东方的文化,尝试着文脉中作品的继承与发展。虽然已至不惑之年,虽然年少时熟读史书等,不屑于使用现实生活的技

说来话长

怀念老陈

魏心宏

